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Zhongguo Xiandai Duanpian Xiaoshuo Gouchen

第 三 卷

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 钩沉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

王信 王保生 刘杨体 刘福春 沈斯亨 张大明

张建勇 卓如 孟繁林 桑逢康 黄万华 黄淳浩

樊骏等十三位先生

十余年心血结晶

卷 三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钩沉



第 三 卷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方之中

花家冲 / 001

刘 飞

八珍梅 / 009

耶 草

马店 / 017

王余杞

都市里的乡下人 / 030

方 西

河岸上 / 041

墨 沙

暮 / 056

施 瑛

棉裤 / 076

小小的毁灭 / 083

抗战夫人 / 093

朱 雯

坝 / 097

泡沫 / 111

江 萍

婆媳 / 119

陈瘦竹

雪花膏的故事 / 129

齐 同

昙

——文人的国难曲之一 / 140

李辉英

驿路上 / 165

周楞伽

虫豸 / 174

肉食者 / 188

张秀亚

瞎眼精 / 202

青 子

黑 / 209

陈 荻

传令嘉奖 / 218

予 且

信 / 225

微波 / 234

伞 / 244

孙 陵

春天的怅惘 / 260

龙瑛宗

植有木瓜树的小镇 / 269

陈白尘

夜 / 305

老 向

忙年 / 325

罗皑岚

表 / 331

谜 / 342

林淡秋

复活 / 348

林培志

十年 / 362

沐 南

两船家 / 372

徐 盈

黑货 / 382

花家冲

· 方之中 ·

年夜饭席上，选二爹瞪着几碗水煮的青菜发出一声轻微的长叹！

往年，在花家冲这地方的惯例，年夜饭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件大事，因为农夫们一年来伛偻辛苦的成果，这是他们仅有的三天享受中的第一天，同时来年的吉凶祸福，也将在这几天里预卜出来。所以在腊尽的时候，家家都在忙着“办年”，——杀猪宰鸡，碓磨的声音，打成一片。至于年夜饭席上，鸡鱼肉是三大荤，青菜萝卜，是十碗中的配角；杯筷碗盏，要摆上十双，这不论是吃饭者之多寡，而是象征着十全十美的意义；座位在平时是混插的，可是在这时尊卑之分就严格了：年长分尊的坐在上面，其次坐在下面，再其次是坐在两侧的。他们愉快地吃着，但他们不是吃的三大荤，这要留待年初一的来宾的。他们不大讲话，尤其禁止小孩儿多嘴，因为在这大时大节，恐怕小孩儿无意说出破口话，破坏来年的顺遂；单禁止犹恐小孩儿暴露他善忘的劣根性，于是在火炉边，在客厅里，又贴些“童言无忌”或“姜太公在此，百无禁忌”的红底黑字的条幅；至于“百事顺遂，万事如意”的小联，更是千篇一律的陈列在各个人家的客厅中。这一切都要在年夜饭前准备就绪的。……

近年来因着诚心诚意地祷祝的天老爷，依然给他们以祸害，使他们再没有信心来准备；同时歉荒固不必说，即使丰收也成了大灾，简直使他们再也没有力量来准备，特别是今年，又加上空前的兵灾，花家冲的内外，简直成了一片荒漠的凄凉世界；侥幸遗留下来的也只有几个五官残缺的老人，自然他们对于年夜饭的观念淡薄了。于是往日的花家冲到了腊尽时，整个地沉醉

在忙年的暖流里，而现在呢，那碓磨的声音，仿佛磨尽了人类生命似的寂然无闻了，——洋溢空间的只是阴郁的悲风和夜深人静时的鬼哭，这哭声特别震动每个思子情切的老太婆的耳膜！

现在选二爹只剩下老小四口人了，年夜饭席上，不单家畜的鸡猪早已成为老总们肚中的排泄物，连这几碗焦黄青菜，还是战后选二爹赶种出来的。虽然席上煞费选二婆的设计，孤媳的补助，仍旧凑上十碗的局面，可是其中有装上白开水的，有装上几粒盐豌豆的，水煮的青菜，代替了鸡鱼肉三大荤的地位。吃喝，在年老人倒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团圆月，是年青的男女们最欢喜的，而团圆酒呢，则是年老的父母们最欢喜的。选二爹瞧着这天席上虽仍旧摆着十只碗筷，可是上下两面除了他和选二婆占有外，左侧是他的上了年纪的孤媳和未满周岁的孙女儿，右侧呢，仅空空的躺着两双杯筷，以茶代酒的杯中物，尚静静地没有搅起游丝般的波纹。本来，在就坐时已经决定孙女儿独坐右侧，后来因她年龄太小了，如果敲碎了什么反招来更不吉利的预兆，于是只好让它空缺下来，这在选二爹想起往时满满地一桌，热腾腾地吃着，是多么难过！他希望他儿子的死讯是谣言，左侧这位子是虚待他归来的，如果他这希望真的在不可抗的势力下遭了拒绝，那末就让他灵魂来共倾一杯最后的团圆酒呢！当他举起酒杯时，鼻孔里突起了一阵辣刺刺的感觉。

选二爹是花家冲的“新发户”，他的发迹，由于“勤俭”两个字；他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都是他家里生产者。起初，他们是种佃田，因为人多手众，——女人们养猪养蚕，每年也是很大一笔收入，于是他的家道渐渐转好了。选二爹刚满三十五岁就得了孙子，不上五十岁又娶了孙媳，每当人们赞美他“人旺财旺”时，他总是沉滞地，和蔼地捻着几根疏落的短须，谦逊一番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

洋学堂里学生带来“革命”这名词，粗识文字的他不懂解，但他知道近年来捐款特别多了，“种田还粮”，那是应缴的正供；梹谷要落行，有行捐，卖猪要落行，有行捐；卖丝有丝捐，卖鱼有鱼捐，杀个把年猪也要捐，否则说你是“私宰”，这个名词，在选二爹是很生疏的；此外尚有什么印花捐，××捐，……这些名目，选二爹老实记不清楚；然而他是一家之主，这

些钱都需要他开销的。因此他在元宵这一天，就买下一册厚厚的账簿，把所有的都分门别类开列出来，而于日常油盐必需品的开支，极端紧缩，以为这样，预算项下，总可有点赢余；可是到了年终决算，日常费用果然减少了，而捐款的数额，却超出了一倍有余。要弥补这个亏空，只有谷，茧，猪三种的变卖；可是谷子每亩田至多收到四石，计算牛工，种子，田赋，每亩就要耗费十二元左右；谷的卖价呢，除行捐外，每石只落到一元九角。猪呢，往年外埠有贩子来收买，现在因为江河不宁静，也绝迹了，本地的肉行，是约好雇主才杀一头的，所以喂猪的人家也稀少了。至于茧丝，选二爹的女儿们都已先后出嫁，人手减少了，他与选二婆想乘这暮年偷点闲，所以丝的生产也不旺盛，除留下自己做寿衣外，没有出卖的；但他也听见人说过，丝也是没有销路，虽然偶尔走到市集上，看见些公事人或店里老板和老板娘穿的花花绿绿眩耀目光的绸缎，但据说那不是中国货。就是跑马岭上的李乡董也有那末一件，上回穿来收月捐的是怪刺目的。就这样，选二爹全部生财的部门，都像洪流的当口横阻了一座石山，再加上年复一年的积欠，仿佛石山傍又淤上无量数泥沙，使石山越发庞大起来；洪流虽拚着生命之力来冲击，喷出白沫来诅咒，终无法跳出这森叠的重围。于是在孙子结婚的这一年冬天，忍饿耐劳挣来田产，复忍痛含泪地变卖了。当他蹲在李乡董的桌上写“立永卖字人……”文契时，不禁簌簌地淌下几滴老泪，泪水浸透了水皮纸，立刻把字迹模糊起来，在他眼中，这是血肉的模糊，生命之汁的倾泻，他握笔的那一只手，酸软得几乎再没有举起来的希望。

“‘卖田如割肉’，自然谁也是难过的；可是这会子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中人黄保正打足同情的语调，又换了一张纸给选二爹。

据李乡董自己说，他没有钱买田，因为选二爹一家是忠厚而且勤俭的人，所以他得和他想法子：

“忠厚人我是顶欢喜的，要是我有钱的话，我就代你垫出的，这不是我的钱，你瞧我马上就把这张契押给人家去的！”

李乡董是轻飘飘的态度，他说完后又吹着火抽他的皮丝烟。

“是！是！你老人家向来是为地方造福的；说到垫钱，——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会子因为年成不好，命运又坏，所以才把这笔钱拖到现在呢！”

他听到李乡董这番话，反而有点感谢他的爱怜，因之他不能不尽量抑压

酸痛的心情和手臂重新写下去。

价钱是老早商定了的：四亩田计一百串文。吃过晚饭，李乡董找出他自己发行的二十张市票给选二爹，据李乡董说：应缴的捐款扣成十串，兑现洋还不够，那点贴水，就算他对选二爹的优待。的确，在乡村里，简直看不见现洋了，流通的只是一百五百一串五串的市票；发行市票的不单止市集上的商家，便是乡村中的一家烟纸店，也要发行好几千。可是种种捐款，却一律是现洋数目，因此在他们那地方，一块现洋，要值市票八串，但他们不能不将市票贴水换取现洋去缴款。选二爹听见李乡董说他自己贴水去换现洋替他还捐，他更感觉没有适当的话来感激李乡董的德意；可是握在手中的毕竟是二十张市票，出门一里路就等于废纸，而由他们一家人血汗凝集的四亩田，已在“永卖”两个字下面断送了。他走在归途上，不禁惘然而又凄然地，那肉体的模糊，那生命之计的倾泻，仍在他心幕上、眼帘前展开了来。

“假如我大儿子不死的话，怎会这样！”

大儿子是前两年×将军和×大帅决斗时，给做侦探捉去枪毙了的，当死耗传到了家里，大媳妇就在这天晚上悬梁自缢了。这是折了他家的擎天柱，因此他在每一件不如意的事到来时，都会想到大儿子的。

他带着一颗刺伤心和一双笨重的脚转回家里，但家人是微笑地迎接着，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儿子对他这样说：

“几亩田值什么？——只要世情好，一家人全全美美。”

“只要年成好，命运好，儿媳们仍然可以买进来的呀！……老头子，别发愁！”

选二婆也这样安慰他。

选二爹正想把一切经过告诉他们，但他一抬头，孙儿和孙媳妇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，他蓦地变作笑脸去接茶，把话头转到别的问题上去。过后他又冷眼检阅了一下，觉得全家人——连新来的孙媳都是战将；虽然大儿子去世了，但小儿子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儿，还是热闹的家庭，只要命运好，年成好，四亩田是不难追回的。想到这里，未来的曙光，又驱逐了他胸中的阴霾。

是第二年的七月初头。

早稻在田中摇曳着金黄色的穗头，晚稻的胎蕊，正处女般地含羞在苗

放，青青的稻茎，像农人们盼望的颈子那样。当朝阳或夜月驰上天空时，农人们悄立在田塍上俯瞰他们的世界，他们的倒影，在垂头的稻唇上闪烁着淡红的光芒；他们蹲着身子抚摸着，轻轻地，像逗婴儿脸傍那末地，顿时一阵饭香，透沁了他们的心脾；尤其小孩儿瞧见了糯稻，欲涎几乎从他微笑的口中淌出来。

一个晴明的早晨。选二爹牵着牛在自己的田垅上吃草，缓风拂过稻头，稻浪渗入耳中是清脆的声音，稻子似乎在点头说“早啦！”而他呢，含笑地答“久违了！”太阳爬上天幕，又为稻子披上一件黄金色外衣，他直觉的美丽，是他只听说没见面的黄金那样，但他一瞧见给卖去了的田中同是一样美丽时，心潭中又像给春风卷起了一皱小波浪。

跑马岭因为李乡董住那里，仿佛成了花家冲的政治中心，无论什么消息，都从那里传来。选二爹一家人正在吃早饭，李缺嘴又送来新消息了：说是×大帅又在贴告示，为的是防御“革命军”。

“防御”两个字，这使选二爹突然感到一种沉重的威胁，他放下仅吃过一半的饭碗，走近李缺嘴，把眼睛眯了几下：

“伙计，又不会在这里打仗吧！”

“天保佑，不会吧？不过李乡董说是靠不住！”

花家冲三面是绵延的高岭，一面是汪洋的长江，所以屡次都作了军事上的重镇。在五十余岁的选二爹的经验中，只有捉他大儿子那一趟最可怕，因此一说起战争，他的心胸好像炸裂般的惨痛；选二婆更不必说，她连声地喊着天老爷保佑！

四五天来风声愈逼紧了！有说×大帅的兵已在狮子岭挖战壕哪，有说李乡董准备搬上省城里去哪，有说又要开始派军饷哪；但选二爹因为身体不强健，也没有出去打听这些是真是虚，也不让儿孙们去乱跑，他怕像大儿子一样遭着非祸。他只督促儿孙们加紧割稻子，因为这是他们一年的生计。

照例秋收登场，要祭奠先祖和天老爷的，加上战神又将在这里展开它的铁爪，这使他们更有郑重胥灾避祸之必要。一天的黄昏，选二爹特意盛好祭礼，点上香烛，全家都诚意地俯伏地上，祷告天神。不料遥远送来的是一阵砰砰声。小儿子竖耳一听，以为是谁在燃着爆竹敬天地，他向选二爹偷看了一下，他仍是念念有词的合掌叩头。

这砰砰声一会儿又继续着，而且夹着统统的巨响，香头上的灰，都给震落下来沉淀在酒杯里。

“爸爸！这是枪炮响呀！”

小儿子立起身来决然地说。

各人的面上立刻罩上一层氤氲的黯云。

选二爹这才停止口中的祝辞，顺着响声的方向听去，经验告诉他：这是和大儿子被捉的前夜的光景一样，他叫小儿子机警些去探听一下究竟。

“别让他去啦！”选二婆不放心，“回头又惹出什么事儿……”

但儿子不听，像满有勇气跑出去了。

烛光一闪一闪地在土壁上跳舞，天空中仅有的光亮渐渐地给夜魔吞蚀了，夜魔的铁翼，不知粉碎了多少生命！在选二爹看来，一家人的生命，也许是它的今夜的晚餐了。

选二爹坐在一条三只脚的木凳上，面是死灰色的，花白短须上千结着鼻泪壳，两手轮流在破毡帽下搔着，时而没精打采的望望闪闪的烛光，不一会又像是伏在脚底下寻找东西；突然，下意识领悟了什么，——对着愣在一傍选二婆下这样一道命令：

“你去收拾行李，今夜得上后山去睡觉。”

小儿子踉跄地跑回来，证实又是在打仗，据他说李家湾的人都背着行李到山上睡去了。

这时砰砰统统的声响，比黄昏时更繁密，选二爹顿着没力的脚催收拾行李的人：

“快点呀！再迟来不及了！”

到了山上，他们在森林中拣好一方平地，踏平了浅草和芒刺，就展开行李睡起来。严寒的夜风，掠过森林，巢鸟起了一阵骚动；掠过他们的身畔，他们都有几分战栗，不知是否经不住冷气的侵袭，小孙女哇哇地叫出声来，急得小媳妇连忙把乳头塞到她的口中，手不住地拍着。

谁也没有睡意，只睁开眼睛盘算自己的命运。选二爹蒙着被子斜倚在树苑上，盯着从树丛里漏下来的月光，细小的石子和坚韧的土块，使他连连地翻动身子。

第二天早晨，枪声渐渐稀薄了，选二爹亲自到跑马岭去了一趟，据他回

来说李乡董昨晚已上省城去了。他和选二婆商量的结果：小儿子夫妇们到大女婿家里去，孙儿夫妇们二女婿家里去，他和她留在家里，守护他的家产。

“你们把粳米磨细了，带到身边去充饥！”

大女婿住在天心洲，二女婿住在塔马洲，这两处离战区足有五六十里路程。选二爹没有路费给他们，所以才这样吩咐。但儿孙们执拗着：

“你们两位老人家不去，我们就情愿死在一道！”小儿子吞声地说。

“我父亲已给枪毙了，如果公公再有一差二错，我们怎样……”孙儿哭了。

“孩子们呀！别淘气，反正我们是条老性命，死了又算什么？你们的日子还长得很！”

一阵沉默，孩子们依然不动。选二爹使性子了：

“你们真不听话！——要我不死到贼兵手里，反而死到你们手里吗？”

“得了，老头子！”选二婆忙劝慰，“你们就去啦，我们老年人不关紧要的，你们放心罢！”

“快点去！停了战我来接你们。”

儿孙们不敢再违抗了，只好携着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抽抽咽咽地和家庭告别，但他们走不上几步，又回头探望一次；站在坪前的选二爹夫妇只是挥着手催他们快走，直到两旁山峰吞没了他们的背影以后，才怅然地回到屋里，这时选二婆枯的眼里，不禁滚出两粒水珠。

战事继续一月余，×大帅终给“革命军”打败了，但花家冲的内外，却饱受了×大帅的蹂躏：牲畜谷米，一扫而空，连许多青年男女，不是被杀，也被奸了。选二爹虽然惋惜着牺牲的谷米和牲畜，但他一想，只要儿孙们健在，一家人没有损伤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，在这年头儿；何况晚稻还有一半收成。他觉得与他人比较起来，自己还是幸运的。

从前那些秘密宣传革命的学生，现在是公开活动起来，成日是集会，讲演，游行，闹得翻天耳热。但这一切暂时是不会和选二爹发生多少兴趣，他只忙着请人去接他的儿子和孙儿夫妇们。

然而回来的只有媳妇和那个小孙女，孙儿夫妇们压根儿不会到二女婿那里去，小儿子呢，据媳妇说：贼兵退走时和大女婿一同掳去的。

“我和大姐姐派人往县城里打听过两趟，都没有着落！”

她悲惨地哭了。选二爹不说话，太阳穴上几根青筋，尽在抽搐着，堆满饭屑的黄牙床，随着枯嘴的启闭，半天吐出一丝热意，面上皱纹绞成了野百合，一双瞳子抖变了淡蓝色。选二婆的哭声与咳声混成一团，坐在一把行将解体的椅上挣扎她最后的生命！

但他们还有最后的一线希望，那就是在年尽的那一天，儿孙们会安然地归来喝那杯团圆酒。可是直到年夜饭席上，这希望仍只是他们的幻想，——碗筷酒杯，兀自空空地静躺在那里！

年初一那早晨，选二爹家里传出来的不是往日贺客的笑闹声，而是选二爹的死讯和选二婆与媳妇的惨哭声。

（《小说》第17期，1935年2月1日）

八珍梅

· 刘飞 ·

上

每天下午鱼行里往往是空洞，静寂的。主人同司账者，他们都回到家里去了，仅仅留下其哥同八珍两人看屋子。

八珍是个十二三岁的孩童，瘦脸深目，两年来就为一种寒热病，通常叫做三日寒的，苦恼着。照字面看便晓得，三日寒是每三天发生寒热一次的意思。在穷人，这种病是很难望好的，因为它是基于缺乏滋补，体质衰弱。好比八珍，他不能连吃几天洋参，或是几只过三冬的老牝鸭之类的东西！所以今天虽只是他入行做事的第六天，但已经是第二次的给其哥发见那无法挽救的恶疾了！

这时候，他躺在柜台下（就是他底床），盖着两条棉被，牙齿格格作响。因为他底身子不断颤动的缘故，柜台便也跟着微微振摇着。

其哥洗清了鱼庭，来到柜台边，问八珍要不要拿什么东西再盖上，他在被窝里颤声答：

“好，其哥……拿些米包来。”

所谓米包的是用粗麻线织成的袋子，原本是米店里装米用的，但一到鱼行，人家就用它们来装鱼了。内外老是蕴藏着永不退味的鱼腥，并且粘贴着污秽的鱼鳞。

其哥拿了三四只覆在棉被上，问说：

“还冷吗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声音却在颤抖。

随后，其哥移动脚想走开，不提防八珍把他叫住。

“其哥！”他叫说，“你不要告诉海翁，他会辞退我，…那等下就会好的，晚下也能够去叫人……”

“睡睡吧！死孩子！”其哥温和地应，“我说这个做什么！”

“其哥做人好！——嘎，此刻不冷一点了。”

“那好！”其哥简短地说道，“我得冰鱼去，你静静睡一觉便轻松。”于是他走开了。

真如其哥所吩咐的，八珍不久就睡熟了。醒来时满身是汗，贴肉的棉被也给弄湿了，他翻起身，觉得头脑空洞，而有点儿昏，——惯常是如此的。

“什么时候啦？其哥！”他嘎声叫着问。

其哥站在十步开外答：

“你不看见桌上点着火吗？死孩子！”

“天黑了！”八珍脑筋这么一闪，接下去：

“吃过夜粥吗？”

“那吃过了。”其哥已经走近来，“你的放在壁橱里，还不冷，快吃去！”

八珍听了溜下柜脚来，摇晃地走入灶间去，划亮火，打开壁橱，捧出一壶粥，一碗水母，便在桌前坐下了。

外面其哥高叫道：

“八珍梅，还有一碗白鱼放在鼎里，——怕它冷了。”

这么，八珍就去掀开鼎盖，捧出一碗白鱼来。

粥稍微冷些儿，但水母很好，很脆；白鱼又是那么油香的，这使八珍很开脾，他一连吃下三大碗，才算满足了胃口。

当他洗过碗筷把一切也都收拾好了，就又溜到柜台来，他看见其哥坐在庭边吸水烟。

“其哥，”他叫道，“你底被你拿去，我一条就够足了，晚上好闷热。”于是，他忙着搬下那些米包，自语地接下去：“嘎，这么腥臭！”

“你管你的。”其哥答，“把我底被推在一旁。好了，躺下睡，免得鱼到

了翻不起床。”

“好。”八珍说，稍停一会儿：“今夜风很静，也不冷，我看崇武船不会来，多半是深坞的。——鱼会少一点吗？”

“天然要少！”其哥含着烟嘴答。

“若是少一点，我就不叫苏庄人来挑，她们很凶，乱争乱抢，旁人往往挑不着。”

“唔唔，睡觉吧，金鸟嘴！”

“我就要躺下去了。你底被我卷了放在矮凳上，不会翻下去的。——其哥！鱼一到就要叫醒我。”

差不多三更时，八珍就被叫起来。

天色很好，有星，有月亮；树木是静悄悄的，没有风。

八珍不转头，不咳嗽，孤寂地踏着月光走。照习惯，他是走向最近的七堡村的。

过了小新桥以后的路便在乱丘间。这段路常常教他很烦恼，因为小丘上满是死人墓，有新的，有旧的，有的坐着歪斜的墓碑，小路就在这中间穿过，他要循着这条小路走！

他底心头微微悸动着，他把头垂得更低了，好像一举眼一作声就会惊动那些睡在墓中的鬼神，他相信每个墓孔都有一个鬼神的——三不时有块小石在他脚后流动着，他便吓得向旁一跃，毛管也立时竖起了。

这样，直到七堡的第一座屋子在小兔山出现他才定下心，但已经气喘并且微微发汗了。

走到路口厝，他用力敲着门板喊着说：

“骄嫂起来，鱼到了！”

睡在草堆里的狗翻起身，开始吠叫着，随即另一只又从狗洞钻出来，叫的声音比前者更凶。

“鱼到了快去挑；骄嫂睡死啦！”八珍更用力地拍着门板。

“哎！这般早，八珍梅吗？”从窗口浮出这么一阵含睡的声音。

“还早！四更了，骄嫂，烦神你趁便叫醒亚今。”

于是，他走向屋子的另一端，背后跟着吠叫的狗。

“陈三姑，鱼到了！”他照样拍拍门板喊。

“好，就起身啦！”里面随声答应着，又接下问说：

“深坞船，还是崇武船？”

“深坞！”八珍答，已经走开几步远了。

他这样一家挨一家叫过去，直到星星没有了，月亮亦躲藏了，才算走完七堡村，回来时照例是同曲姑一道走。

“你底家真远，”八珍悄悄道，“等我叫到你，天就差不多亮了，常常挑不到鱼。”

“唉！八珍梅，屋子搬不得呀！”曲姑叹息着。

“再说，曲姑你太胆细了，”八珍接下去，“我常常看见你比旁人还先到，却给她们占先挑了！曲姑，你要眼色好，挤上去，——苏庄人最不讲情理。”

曲姑没作答，仅仅浅笑着。她是一个矮瘦丑陋的女人，四十左右岁，一身笨重的布衣，腰巾是用旧米袋剪成的。她说话不多，但很温顺并且老实。

静默了一会，她问说：

“八珍梅，你是那里人？”

“竹树兜，你不知道吗？竹树兜王厝。”

“你底父亲是谁？”

“死了。”八珍答，“母亲叫做慰妈。”

“唔，唔！我却不认得。——有兄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入鱼行几天啦？”

“七天了。”

“海翁拿过多少工钱给你？一个月几多？”

“还没拿。——讲的是一个月三块小洋。”

“这不坏呢！一个小孩子。——日里就闲着了。”

“快走呀，曲姑，今天鱼少点。”八珍接着应，“日里也有事，要洗鱼庭，扫地板，有时要打冰来冰鱼。”

曲姑加紧了脚步，一面说下去：

“实在好，不管下雨起风，一月横直三块钱。”

两人这样对谈着，不久就到小新桥，碰着一阵阵挑得了鱼的女人走向城